



●全球觀眾可通過網絡直播與現場市民共享富有的黃昏戶外音樂會。

作為中國最古老的樂器之一，「笙」擁有超過三千年歷史，最早可追溯至殷商時期的甲骨文。它被視為世界上自由簧樂器的鼻祖，對管風琴、口琴、手風琴等西方簧片樂器的發展都有着直接影響。正值香港「藝術三月」主題月之際，3月22日，由香港中樂團主辦的「國際笙簧節2026」將在啟德體育園正式開幕。作為世界首創的大型笙樂主題活動，香港中樂團計劃透過實體與線上的跨地域形式，將「國際笙簧節2026」打造成为文旅融合的國際特色活動。

「笙」這件承載着中華文明「和而不同」哲學、影響了世界音樂進程的古老樂器，正藉由香港「國際笙簧節2026」，奏響「笙」生不息的獨特樂章。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藝
●圖：香港中樂團提供



●閻惠昌接受訪問。



●香港中樂團笙組拍攝主題曲MV為「國際笙簧節2026」預熱。

「國際笙簧節2026」將登陸啟德體育園

千人奏響「和而不同」新樂章

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兼終身指揮閻惠昌表示，香港中樂團向來看重對於傳統樂器及中華文化的普及教育、重視「與民同樂」：「我們每過一段時間都會選擇一些相對較為吸引大眾眼球的文化活動，來增加我們的文化可見度。」自開創性地推出2001年的首屆「香港胡琴節」、2003年的首屆「香港鼓樂節」、2006年首屆「香港古箏節」之後，今年由香港中樂團首次開創的「國際笙簧節2026」將以千人共吹笙的奇觀再次衝擊健力士世界紀錄。

打造全民參與的笙樂馬拉松

「國際笙簧節2026」的開幕重頭戲當屬「笙生不息——千簧和鳴」笙樂馬拉松，在這次特別的「馬拉松」環節中，觀眾可見到中、西方各類簧片樂器愛好者同台合奏，參與者們吹奏的樂器涵蓋笙、蘆笙、葫蘆笙、葫蘆絲、口琴及風笛，以展現中西樂韻的交融共鳴。音樂會上，樂團在藝術總監兼終身指揮閻惠昌的帶領下，將演奏《闖將令》《彩雲追月》《娛樂昇平》《電視主題曲組曲》《太平山下不夜城》《送我一枝玫瑰花》等耳熟能詳的作品及《威廉·泰爾》：序曲（選段）。壓軸由樂團與北京、上海、貴州等地的笙演奏家，連同笙樂馬拉松的參加者們共同奏響《千簧和鳴》，刷新健力士世界紀錄。當日活動將免費開放予公眾參與，並通過全球直播，讓全球笙樂愛好者都能參與其中，共同見證這一笙樂史上的重要時刻。

談及這次活動的創意來源，閻惠昌表示：「這個設想我想了差不多快20年了，去年正式提出來後，香港中樂團的同事迅速行動，共同描摹出來了這個構想的藍圖。」這場即將橫跨半年之久的笙樂盛事，將以千人

馬拉松的隊伍，從啟德體育園「龍之九子」的雕塑展開，然後在主场館外圍進行快閃演出，最後全體匯聚於東草場地參加黃昏戶外音樂會。

《千簧和鳴》為本次活動的重要主題曲，由樂團委約著名香港作曲家伍卓賢創作。閻惠昌透露在主題曲的創作過程中，中樂團與作曲家進行了多輪探討和修改，這一樂曲既有藝術性又兼具貼地和入耳的特性，在演奏難度上也照顧到了不同水平的演奏者。而要達到「千簧和鳴」的呈現效果，首先就是要找到足夠多吹笙的人，這也成為了活動籌備中的最大難點。閻惠昌直言，「現在，社會上吹笙的人太少。」他坦白地指出，在古代中國常見有百人吹笙的記載，甚至可以兩三百人共同吹奏，但如今就連專業的樂團吹笙的人才都十分有限。

面對這一棘手問題，中樂團過往豐富的活動籌辦經驗給出了答案。他回憶起2003年首次籌備香港鼓樂節的經歷，「當時我們樂團的專業鼓手只有5位，全香港以鼓樂為主的團體也很少。」於是他們想出了發動演奏家和學生「帶練」的方法，「我們用一些巧妙的方法，由5位專業演奏家發動學生學習打鼓，從1個人帶30個，30個帶50個，50個帶100個，100個帶200個，200個帶500個……最後一起參與鼓樂演出的，不但超過原來預計的2,000人，我們一看已經是3,000多人了！」這也成為了籌備本次笙簧節的寶貴經驗。

一簧一世界 千笙共宇和

繼3月的笙樂馬拉松及黃昏戶外音樂會後，香港中樂團還將與上海音樂學院合辦國際學術論壇、中國笙樂大賽及作品徵集，9月將繼續推出由世界各地著名笙演奏家與香港中樂

團合演的第50樂季揭幕音樂會「千簧一字」。

「千簧一字」旨在打造一場「可聽、可視、可參與」的文明體驗，當被問到為何使用「千簧一字」這一如此宏大的主題名稱時，閻惠昌表示，「一字」是指同一片文化屋簷，香港中樂團希望建立平等交流、雙向賦能、共生共榮的對話關係；「千簧」即是以笙為媒介，實現中西音樂的開放對話，相互學習借鑑，同時期待內地與國際樂壇之間，也能藉助香港的平台優勢，形成「內地—香港—國際」的民樂傳播閉環，讓中華民樂走向世界，也讓世界音樂融入中華，最終實現「千簧和鳴，天下一家」的文化願景。

閻惠昌介紹說，「千簧一字」作為一場簧樂器完整譜系展陳的音樂會，核心想為大家傳遞三層思考：一是簧片樂器的同源性，晉北聲腔、唐笙遺制與歐洲管風琴，雖地域風格迥異，但均源於簧片振動發聲，印證人類音樂創造的共同智慧，笙更是世界簧片樂器發展的重要組成；二是中華民樂的世界性，中華民樂並非孤立發展，其與西方經典樂器的和諧相融，彰顯民樂的包容性與世界價值；三是「和」的文化內核，「千簧」代表多元樂器與文化，「一字」代表同一片音樂天地，傳遞音樂跨越國界、文化，最終歸於「和鳴」的本質魅力。

在這場音樂會《寰宇同息》的末段，閻惠昌將把指揮掌心面向觀眾，引導未經擴聲的吟唱。這個設計極具畫面感和哲學意味，閻惠昌解釋道：「最後讓整個場面安靜下來，讓人聲的共鳴和樂器共同連接，有時你很難，突然停下來，沒有聲音的時候，讓觀眾和所有演奏家聽到自然之聲慢慢融進來，那是很衝擊人心的力量。」

推動笙樂傳承是政府及專業人士的共同責任

今次笙簧節馬拉松匯聚了來自北京、上海、廣州、香港、台灣等全球34個地區的笙樂專業人士及愛好者，報名人士已逾1,500名，年齡涵蓋4歲至87歲，其中20歲以下的參與比例超過一半。談到如何使中樂傳承年輕化，吸引更多年輕一代的注意力，閻惠昌指出，重在創造體驗、學習、參與、創作的機會。他提到可以通過免費體驗課程消除年輕人與中樂的距離感，比如香港中樂團的笙樂啟蒙工作坊，對香港市民開放了很多免費的課程，並且走進中小學、青少年中心；在平台徵集笙樂與流行、電子音樂結合的作品，以探索更加融合、契合年輕人的審美；對有天賦的參與者進行後續指導，讓年輕人從活動參與者變為笙樂的繼承者與創新者。

「國際笙簧節2026」無疑是香港中樂團為增加現代觀眾對中樂的認識和參與感的創新嘗試，但聚焦於笙，卻有着更深層次的文化考量。閻惠昌解釋說，「笙這個樂器跟其他的樂器不同。」從歷史上樂器發展演變而言，「笙」這件三千年前的中國自由簧樂器，深刻影響了西方音樂的發展。「不論是西方之前的腳踏風琴或手風琴，以至最後的樂器之王管風琴，都受到了笙的影響。笙是一個我們中華文化走向國際，又同時能對國際上的世界文化產生影響的一個很好的例證。」

從笙的特質出發，閻惠昌指出：「自由簧就是能吹能吸，這樣可以發聲。而我們人的呼吸又講吐納——呼氣出去為吐，吸進來為納。這種呼吸的應用，最早就是用在中國的古老樂器笙上面。」在此基礎上，吹笙對於人來說具有天然的強身健體之效。在採訪中，「讓古老的笙樂走出專業的殿堂，走入民間」亦是閻惠昌反覆提及的核心目標。

笙作為最古老的樂器之一，且具有便攜、易學動聽的特點，為何當代的普及度卻不高？閻惠昌坦言：「我覺得責任在於專業工作者和文化領導。」他毫不諱言，「平常各個樂團只想到自己專業樂團用什麼樂器，並沒有想到這樂器其他的文化價值、歷史意義。作為藝術工作者要在文化上有自覺，不但有自覺，還要自覺去執行、去承擔。」

他續說：「比如從國家層面，政府相關方面開始推動，可以鼓勵大家有用業餘時間來吹笙以強健體魄、創造和諧優美生活的概念。」針對當前笙樂傳承的問題，他進一步指出，「這需要共同推動。如果各個樂團的指揮只想自己樂團演奏什麼東西，不去想到這個樂器在中外音樂史發展上、中國文化對外國音樂文化上的影響，怎麼會去舉行相關的活動？你看全中國的樂團，有幾個在做笙的普及和規劃的？因此還是需要政府相關方面以及我們從業者，思考如何從文化的深度、從世界文化的發展交流這個角度，再進行多維的深入研究，從而把笙樂的傳承與推廣演化成自己的一種自覺的文化行為和文化創意。」



●香港中樂團十分重視中樂與市民的连接。



●香港中樂團舉辦「香港鼓樂節」活動現場。

「馳騁萬里 福滿香江」馬欣樂作品展開幕

正值丙午馬年，由集古齋主辦的「馳騁萬里 福滿香江——馬欣樂作品展」在中環集古齋畫廊舉行，展出畫家馬欣樂創作的50餘件駿馬、花鳥、風景題材繪畫作品，作品中的馬姿態矯健，於中國傳統水墨畫基礎之上展示意志和力量，以馬向香港觀眾送上馬年祝福。展覽為馬欣樂在香港的首個個展，展期至3月26日。

馬欣樂師從畫家黃胄，潛心水墨，其筆下駿馬氣韻生動，於奔放處見精微。他既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筆墨，又由於有海外經歷，故而在表現手法上融會中西技法，於瀟灑中蘊藏沉穩。

在展覽開幕儀式中，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書法家金耀基致辭時表示，馬欣樂畫馬近半個世紀，以「原生態」畫馬，是次展覽在香港舉行，正是香港作為「藝術之都」的體現。

中國畫院理事長喬雨於致辭時表示，3月香江藝術盛宴紛呈，中國畫院聯合主辦此次展覽，既是對香港藝術的致敬，也是中國水墨的一次精彩亮相。他指出，香港是中華文化通向世界的重要橋樑，馬欣樂被徐悲鴻夫人廖靜文稱為「徐悲鴻之後畫馬第一人」，相信馬欣樂既承古意、又開新境的作品定能引發深刻共鳴。

馬欣樂創作題材涉獵廣泛，無論人物、風景、花鳥皆

能兼顧，尤擅畫馬。是次展覽中的駿馬題材作品，如《馳騁萬里》《五月天山滿是歌》《浴馬圖》等，既描繪馬兒馳騁草原的磅礴氣勢，又有「春風得意馬蹄疾」的歡快，他以速寫入畫，既捕捉駿馬騰躍瞬間的動感，又能通過畫馬展現水墨的視覺張力。花鳥題材作品筆墨清新，麗而不俗，既有傳統花鳥畫的意趣悠長，又可見西方水彩的光色處理，給人留下深刻印象。風景系列畫作，則是對於中西技法融合的集中體現，諸如《漫步芝加哥廣場》《維多利亞之秋》《早春》等作品，既有中國傳統的意境之美，又可見西方油畫的色彩構成與光影層次。他將中國畫的留白美學與西方繪畫的色彩觀念相融合，最終形成了一種色彩濃郁、視覺強烈，且兼具東方意境的現代風格。

馬欣樂表示，在中國歷史上馬是吉祥的精神圖騰，「我畫馬多以群馬為主，熱愛寫生，展現牠們在生活中的姿態，重視描繪馬的結構，突顯其衝擊力。」正如今次展出的駿馬題材作品，不少都是他前赴新疆、內蒙古草原寫生的收穫，畫中雖多馬，卻排列有致。他在《五月天山滿是歌》中，也畫騎馬的少女，令馬與現實生活勾連在一起。「我從17歲開始跟隨黃胄老師學藝，他有一次同我



●一眾嘉賓出席「馳騁萬里 福滿香江」展覽開幕儀式。



●《浴馬圖》 主辦方供图

劉毅說，「他愛畫驢，我愛畫馬」，就促使了我畫馬的決心。」他受黃胄作畫的影響，於畫馬之時增加現實的生活場景，表現馬與自然、與人的和諧共生，「我一直在探索如何實現意與形的融會貫通，運用節奏、姿態、光影等，賦予畫中的馬更蓬勃的生命力，從而通過作品展現中國傳統文化精髓。」

●大公文匯全媒体記者 劉毅